

## 研习营体会

范雪 東南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講師

研习营结束回到家里后的几天，我有种懵懵懂懂，好似做了场春秋大梦的感觉。在当前的信息社会里，一场为期十二天的，以历史、考古、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旅程，的确有点梦武陵源的意思。不管在十二天里被议论的那些东西多么准确，多么曲折地与现实有重要关系，我在结束后看到美国种族冲突、土耳其货币崩溃和委内瑞拉好像全部崩溃时，都有种肉体沉重、睡不清醒的感觉。缺觉当然跟研习营的节奏无关，研习营的节奏其实是一种乌托邦的节奏，与现实的生活节奏相悖，因此短暂的十二天当然谈不上累，也许是昂扬。

旅程与世界的风潮如此区隔，让我错愕。但旅行中的东西怎么会是假的呢？黄土高原，从西安经宝鸡到固原一路，退耕还草的效果竟然如此显著，以致一路地貌有了曾经牧场的感觉。须弥山有佛窟也有丹霞，从山顶上看，晴空下赤翠纵横，云影在大地上浮动，极尽雄壮斑斓。从材料中看曾经有很长的时间，吐蕃力量在这一代有延伸，蕃僧是这里寺院的主持者，这是一则惊奇，强度堪与自然景观比。这样的知识的震惊是十二天里最让人满足的，细节很多，各式各样，比如固原博物馆里那只萨珊风格的银瓶，陕西历史博物馆里懿德太子墓出土的阙楼仪仗壁画，对黄土台原地形的亲身领悟，皮影戏竟然有着极度梦幻的形式等等。当然，最令人目眩神迷、心生向往的形象，往往需要扎实的史料功夫、高超的知识组合的能力、以小见大的纵深、以及把宏观与细节精彩呈现的技艺。我个人认为，对于年轻一代的学者来说，在新理论、新材料、新的视角乃至观点上有细微的进展可能不难，但讲出的故事能体现知识的荣光，能讲得听者如沐春风，能重要，是非常有挑战的事，也是应该为之努力的高峰。

此次研习营有历史与文学并重的考虑，但就研读的材料类型和每晚讨论的重点来说，大概是 90%的历史，10%的文学，我想这也是文学出身的学者略有些做客感觉的缘由。从操作上来说，这是有改变空间的，比如《诗经》关于周人生民的作品、唐诗中关于长安城的作品、《黄土地》、《妖猫传》也许都可作为细读材料；每晚的讨论也许也可稍作些规划，而不至于一遍遍地被拉回到庙的问题上，即使是总要以庙为核心，也可扩展关于庙的材料类型。当然这背后更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我们要讨论庙？庙为什么重要？我想无论是历史研究者还是文学研究者，手艺好、材料多是一方面，能不能提出一个好问题可能更关键。总体而言，就研习营的讨论发言来说，我感觉文学研究者很知道历史学者在做什么，但历史学者们，一部

分认为文学研究者主要负责解释美，或者其他一些非常感性的东西，另一部分认为文学文本离历史本相很远。想实现一定程度的打通并不难，历史和文学的基本功都是文本解读，选择一个合适的文本作为对象进行细读，不同学科的人就可能展现各自不同的技艺，切磋提问的水平。我想这也是本次研习营开篇王明珂老师的讲授所展示的能力。

最后，赠上一个文学文本，表达我体验到的此次研习营的近乎完美和愉快：

## 风吹上原

从蔡家坡往北，曲转上  
陪了我们一阵的绿中带黄的地形台阶时，  
我以为正在翻这一带的小山，  
可上面庄稼竟平整整清亮亮地往边界延伸。  
夏日晴得生烟的气氛，  
天边一条灰蓝带子，宽窄均质，  
向东向西浮动。

这是一个开悟的时刻。再往北去，  
更多台原这样升起，  
像南方水泡的山田一样小，  
也可以比世界更大。原顶村子  
带着它们方正的院落，其实有几分  
世外葱茏，几分迷惑人，  
厚土和青天，近地几分，近天几分？

原上的风大。这句话带着足够的  
地方风味，把千朵游人  
放牧在辽阔的阳陵墓草上。  
我也发现此地男子长相，刚正不阿，  
从咸阳原到周原，再上高原，  
牧征耕伐，有情的老天让幅员宽大  
昏沉的甜蜜，高高隆起又沉积。

一条川带一川河道生花，  
星河的白紫，在两塬夹起的谷里  
布置了安宁，草绿树绿漫淌，

暴晒着自然气味的宗教。  
绿谷有考古现场和供港芥蓝  
做一番点缀，也不过一场  
骤雨。游学如调情易忘，  
难忘，终究沉浸在了  
原的绿色流淌是本地性格，  
激烈得、钝得，如岩浆沉重推移，  
推入百念虹吸的深渊，渊里绿舌  
舔开我们一叶扁舟式的降临。